

有时候，乡村像一团棉花，轻柔而温暖，令人沉迷其中流连忘返；有时候，乡村又像一把犁铧，坚硬而粗砺，让人心惊肉跳恨不能逃之夭夭……

蔡磊中短篇小说选

乡村记忆



敦煌文艺出版社



蔡磊，1957年生人，1975年去河西插队，1978年上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员和文学刊物编辑，亦曾漂在北京当了近10年的自由作家。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前期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中期侧重电影、电视剧创作；近期痴迷于非虚构类历史文学和历史小说的创作。现为甘肃省文化馆副研究馆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

责任编辑：侯君莉

装帧设计：石 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记忆：蔡磊中短篇小说选 / 蔡磊著.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468-0450-7

I. ①乡... II. ①蔡...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8524 号

乡村记忆

蔡磊 著

责任编辑：侯君莉

装帧设计：石璞

出版发行：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正版邮箱：dhwy@duzhe.cn

本社正版博客(新浪)：<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正版微博(新浪)：<http://weibo.com/1614982974>

印 刷：甘肃日报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务分公司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1/16 印张：15.75 插页：2 字数220千

版 次：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 000

书 号：ISBN 978-7-5468-0450-7

定 价：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目 录

短 篇

绿地 /003

乡情 /018

乡村记忆 /032

小河弯弯/047

孤魂 /060

崩溃 /072

小镇人物三题/085

春风扑面/101

城市生活 /115

中 篇

血缘 /137

家丑 /171

大水 /207

短篇

绿地

乡情

乡村记忆

小河弯弯

孤魂

崩溃

小镇人物三题

春风扑面

城市生活

绿 地

“你叫我朗诵爱情诗……

可我朗诵什么呢？

当年在学校的地下教室里，

我没能写出诗来讲爱情，

墨水在警报器的吼声中冻成了冰。”

屋内光线猛地一暗，那个凝重、迟滞的脚步声也随着停下来；我回过头，迎着脸，是一张被硬挤出来堆在一起的笑弄得尴尬透了的中年汉子的脸。不知道以往见过这张脸没有，但从那天起，这张赤红的满是胡楂的脸便深印在我心上了。我恨他。愤愤地从鼻孔里用力一“哼”，我扭过脸，又甩给那人一个因感到报复的快意而显得挺直的背。

“吭，吭吭，你妈泥（呢）？我来添把手，做点啥？”是他在说。我没吭声。我不想理他。

“怎么，打一巴掌揉三揉，我还得谢谢你呀！”闻声从套间里出来的妈妈的声音又尖又狠：“墙推倒了，我们也搬来了，你再来添把手，还想干啥？”妈妈又自顾自忙开了。我知道，妈妈也一定恨他。听，趴在妈妈皮鞋后跟上的铁钉是怎样火药味十足地在砖地上敲哟！

能不恨他吗？一切全是他惹起来的，在那天……

一队老百姓，排着不太整齐的队伍，走在我们这家部队医院的横贯东西的柏油路上。一扇一扇的窗户打开了，一个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头从住院部、门诊部、家属区的楼窗里探出来、探出来。队伍行进着，拖着一条愈来愈大，远比队伍本身大得多的尾巴，这尾巴几乎是一色的国防绿。背着书包却忘了去上学，我好奇地跟在队伍的尾巴后边，活像一个被遗忘了的省略号的小点。终于，队伍停下了，停在医院人工湖边那排

一家一幢的专供首长和专家居住的高级住宅前。这里我是熟悉的。这里有我的家，很宽敞，也很阔绰；前后两个小院，客厅、卧室、浴池、凉台俱全。此刻，朱砂色的院门庄严地紧闭着，只能看见那同样也漆成朱砂色的很神气也很神秘的翘檐。队伍沉默了，连同那个大得多的尾巴。世界是那么寂静，只有鹅黄中泛着葱绿的柳枝在早春的风中轻轻摇曳的沙沙声。

“都愣着做啥？快！”领头的那个红脸上满是胡楂的中年汉子一甩胳膊，指挥队伍沿墙散开。“我喊一二，一起出力！”摆好架势要推墙的人们一起郑重地点了点头。

“一、二、三！”中年汉子的嗓音奇怪地抖着，像一个疟疾病人的呻吟，和他那门扇般的身躯极不相称。不知怎的，我心里忽然泛起一层莫名失望的涟漪。尽管在这之前，我并不曾希望着什么。

“嗨哟！”众人呼应，那声音也全不像我想象的那般洪亮。

“一、二、三——”

“嗨哟！”

“一、二、三——”

“……”

渐渐地，那领头的号子声不颤了，不抖了，高亢了，兴奋了。推墙的队伍也扩大了，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尾巴只留下孤单单的几个人。我兴奋了，挤进人群，弓起腰，伸直胳膊，卖力地和人们一起推着自家的院墙。终于，那威风凛凛的砖墙越颤越厉害，“轰隆”一声……世界重又那么寂静，人们都傻呵呵地张嘴愣在一起，任随灰粉落在自个儿的头上、脸上和肩上……

似乎过了好久，又似乎只是一个瞬间，世界便又以百倍的精力复活了。人们嬉笑，叫喊，欢闹，又一起乱哄哄地往下一家涌去。但我仍愣怔着，只觉得心儿急速地向一个深不可测的乱糟糟的洞穴坠去！这陌生的感觉是那么强烈而痛苦，使我禁不住轻轻呻吟起来。几个咋咋呼呼的小伙儿连蹦带跳地从我面前蹿过去，有一个一边跑一边还拍着屁股唱起来：“革

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我同桌的姑娘胆子大些，
她冷得紧偎在我的胸前；
她要从我这里寻找温暖，
可我自己的热量也少得可怜。”

说来也许很荒唐，可这又是真的。随着院墙的被推倒，各种名号的“战斗队”一时间纷纷破土而出，速度之快，为人所始料不及；政治部门前的宣传橱窗一夜间便被满是红叉和倒写的人名的大字报糊得面目全非，语气之激烈，使人目瞪口呆。因严厉而人缘不好的爸爸最先被关进了牛棚，我和妈妈也“滚”出了围墙被推倒的小院，搬进指定给我们的一个医院外边的大杂院里。

我真正地惊诧了，惊诧这个从外边看来破败不堪的大杂院里竟然有这样一片震撼人心的绿地！不知各家各户的人们是否商量过，院子里每家门前都清一色种的是葵花，从东到西，由南到北，那片和煦的绿茵铺满了整个院坝！搬家过来的时候，葵花刚从地下拱出两片豆瓣似的绿叶，根茎上还泛着娇柔的乳白，一眨眼，叶片便多起来，由两片到四片，由四片而八片，那娇柔的乳白也渐次褪去，满是茸毛的茎秆绿了，粗了，也高了……

哦，好一片醉人的绿地……

真的，若不是每天还要去学校“复课闹革命”，我真会忘了院子外面那个喧嚣不宁、疯狂骚动的世界。你瞧，连着几场透雨，仿佛只是在一个夜间，院子里那条浅绿的小溪流便暴涨成一片没顶的碧绿；不论清晨或是傍晚，只要有一缕微风吹过，空气里便会漾起一股微微有些苦涩的芬芳。不认识的小朋友不和我玩，认识我的小朋友又要划清界限，也不和我一起。我常常只得趴在自家的窗户前，望着眼前这条翠绿有声、天天往上涨的河，久久地，久久地。当时，我并不知道，在这河的对岸，也经常有一双水汪汪、怯生生的圆眼睛在观望、寻觅、沉思……

沙沙沙，沙沙沙，那是一个初夏的晚上，朦胧中，我被一种持久的、断断续续的轻音惊醒了。凝神谛听，那声音却又若有若无，虚幻缥缈。风吗？风哪会这般拘谨？雨吗？雨怎能如此轻柔？我悄悄地抓起枕下的电筒，蹑手蹑脚地出了门。

“啊——”一声惊叫，手电筒惨白的光圈里映出一张惊骇的圆脸。

“你？”我傻呵呵地举着手电筒，愣怔着。我没和她说过话，可我知道，她叫芳芳，和我同校同级。不知是因为这个院子里再没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呢，还是因为那双总是显得怯生生的圆眼睛的缘故，反正，我从心里喜欢这个瘦瘦的淡黄头发的小姑娘，可她这是要干什么呢？

“咋的呢？”被惊醒了的妈妈也披衣出来了，看看我，又看看她，严厉地问。

“没，没咋的。”我说。我真希望她能一转身轻捷地跑掉。

“我，我擦窗户……”她没有跑，只是低了头，喃喃地回着妈妈的问话。那纤细的嗓音在没有星光的夜里显得更纤细了。“我爸爸让擦的……”

“你爸爸是谁？”

“胡，胡……”

“噢——”妈妈的声音猛一下响了许多，“是他呀！既是赤胆忠心，干吗还要装神弄鬼？难为了！哼！走，睡觉去！”不容分说，妈妈拽着我进了屋。似乎是还不解气，妈妈又将门狠狠地一摔，门框上的玻璃“哐当”摇了几下。

躺在床上，许久我才明白过来：芳芳擦掉的，正是她爸爸——那个红脸上满是胡楂的中年汉子——给我家玻璃上喷的被几朵葵花簇拥着的一个红彤彤的“忠”字！昨天下午，他来喷的时候，妈妈正在笨拙地做饭，案板上已甩满大大小小的面疙瘩，可盆里的面还没有成形。我想笑，偷眼瞥瞥妈妈那张气恼的脸，又没敢。唉，妈妈不会做饭，她从来没做过饭。那时候，我们总是吃食堂的，现在，没有食堂了，可饭总得吃呀。唉，妈妈

好可怜。我正在胡思乱想，随着一阵犹疑沉重的脚步声，他来了。我不知所措地直呆呆地看着。妈妈一见是他，眼里冒出一股灼人的火，“呸”地推开面盆，举着沾满面粉的白乎乎的双手，狠狠地盯着他。“吭，吭吭。”他尴尬地笑着，红脸上汗津津的，扬扬手里的东西——那是个小巧的喷雾器，还有张纸板剪成的字形——“我，我来给、给喷上，别、别家都有的，喷的人忘了，就你们家没、没有，不好泥（呢）。”不待回答，便自顾喷起来。我傻呵呵地转脸看着妈妈，只见两滴晶莹的泪珠正顺着妈妈眼角的细纹往外滚，我突然也有些想哭……“唉——”幽暗中，妈妈长叹一声，床板也随着痛苦地呻吟了好一阵。“唉——”我也悄悄地叹了口气，“等着吧，黄毛，我饶不了你！”我暗中咬起牙。

第二天中午，在学校门前深长的土巷里，我带着几个同学截住了回家的女黄毛。

“呸，你说，为啥要把我们家的‘忠’字擦掉？”我们一人攥着一根从柳树上折下来的枝条，气汹汹地问罪了。“谁敢走！”和她一起的几个女娃子刚想溜，被我一声喝住了。“说呀，你！”我举起柳条，摆好一副随时准备抽下去的架势，“女黄毛！臭黄毛！”她抬起湿漉漉的眼睛，咬着唇，飞快地瞥了我一眼，又垂下了。尽管只是一瞥，但她眼里那种不同以往的神采已经使我心颤而不能自持，我惶惑地看了看小伙伴们，他们却误会了，一齐扬起柳条，使劲地落在吊在她们屁股上的书包上，打得铅笔盒发出很响的啪啪声，又一起大吼：

“说呀，臭黄毛，为什么不让人家忠于毛主席？”

“我爸爸让擦的。”她眼睛始终低垂着，只有一缕滑到眼角眉梢上的淡黄的额发轻轻地颤着。

“胡说，是你爸爸给我们喷的！”

“爸爸说，他挨批评了。人家开了他的会，他就让我去擦……”淡黄的圆脸已涨得通红，鼻尖上也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臭黄毛！臭丫头！”憋了半天，我总算又说出话来。

那双眼睛又抬起来，而且，再也没有低下，闪烁着仍是那种让我心颤

的光，“反正，是我爸爸让我擦的。说是晚上去，你们不知道，反正……”她咬咬嘴唇，带着仇恨似的说，“反正，你爸爸是叛徒！”

“……”

不论是芳芳的朋友还是我的伙伴，全像不认识似的盯着我，又互相唧唧喳喳地咬了一阵耳朵，接着，他们一起拍着巴掌叫起来：“高高高，老太婆双枪打死甫志高；王连举，王连举，走在街上没人理！”

天在塌，地在陷，我觉得我马上就要死了，便不顾一切地喊起来：“她爸爸是反革命！”

“你爸爸是叛徒！”她气得声音都变了。

“你爸爸是反革命！”

“就不是！”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我吃惊地发现，自己的声音刚开始是颤抖的，还带着些哭腔，但很快就平静了，甚至，变冷酷了。看着泪花愈来愈多地在她眼眶里聚转起来，我痛快地吁了一口气，“就是！”又狠狠地加了一句，才得意地跑开去。跑着跑着，我莫名其妙地停下来，又莫名其妙地回头望了望，芳芳正孤零零地站在那儿，使劲地揉着眼睛。我想笑，但更想哭，结果只是很费劲地咧咧嘴……

谁也不和我一起玩了，这便是和芳芳吵架的结果。她的结果也是一样。看着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上学，又孤零零地回家，我有时觉得很解气：活该，谁让她先说我呢！好像世界上多了一个孤单的人，那个原本孤单的人便不再孤单了。但这种慰藉之感总不能持久，每当我看见那双小鹿般怯生生、水汪汪的圆眼睛，我就觉得对不起这个淡黄头发的瘦瘦的小姑娘。因为，我曾经那么卑鄙地伤害了她，可我又是这样的喜欢着她……

“喂！”一个怯怯的然而又是坚决的声音使我抬起头，是芳芳！前些日子，我约了几个同学在回家的路上堵住了她，现在，她却背靠一片绿茵，在我家门口面对着我。

“干什么？”

“你胡说！”

“我什么也没说呀。”我故意满不在乎地抱起胳膊，心里却擂鼓般乱响。

“你胡说，你说我爸爸是反革命……”话没说完，晶莹的泪花便顺着她滚圆的脸颊落下来。

“噢——”看见眼泪，我的心更乱了。我抬起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温馨的翠绿。心里一动，我赶忙挪开眼睛，漫无目的地看着淡铅色的天空。自从爸爸转瞬间成了叛徒以后，我曾无数次地哭过，我知道眼泪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可谁让她先说我呢？哭吧，哭吧，我都快哭得没有眼泪了，你也哭哭吧。“我说了，怎么的？”

“你胡说。害得人家都不和我玩了，都是你害的。”她哭得好伤心。我也想哭。

“那咋办呢？”再也硬不下去了，我可怜巴巴地望着她。

“嗯，”被泪水浸湿了的睫毛扬起来，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她咬咬嘴唇说，“你到学校给同学们说清楚，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好吧？”

“好的好的。”面对着一双这样的眼睛，面对着一片这样的绿茵，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也给同学们说你爸爸不是叛徒，好吧？这样才公平，对吧？”

“公平？”我从来没想过这两个字，我以为一切都是应该的。以前，人们捧我，宠我，我以为应该的，因为我是爸爸的儿子；现在，人们恨我，讨厌我，我以为也是应该的，因为我是爸爸的儿子。可是，现在，我不得不问了：这公平吗？百感交集，我敬佩地望着眼前这个和我同岁的，比我矮半头的淡黄头发的小姑娘，不知说点啥才好。

“呀……”猛地，她又是一声惊叫，“不行呀，你爸爸真的是……不能骗人的呀。”

“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我真想哭。

“真的？”

“真的，真的，我爸爸是解放军。”

“解放军好。唉，我爸爸不是解放军……”她说。

“对了，你爸爸为啥要领人把我们家原来的墙推了呢？”一说起她爸爸，那个萦绕心中许久的疑惑又钻了出来，不待芳芳说完，我便急急地问。

“我爸爸说，本来商量好，只推官儿们的，后来，一高兴就给忘了。我爸爸说他好后悔……”

“那为啥要推呢？”医院里，“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实在是太奇特了，我真想搞清楚是为什么。

“我爸爸说，不公平……”

哦?!

我又抬起头。这回闯入眼帘的，是那葵林遮不住的横贯大杂院南北的土墙，插着玻璃碴的土墙后边，是医院家属区西侧那两栋巍峨的红砖住宅楼冷冰冰的侧影。在住宅楼颇为傲岸的俯视下，我们的大杂院带着绿茵掩饰不住的丑陋，悄然沉寂着……

“我向她挨近，并不感到羞赧；
我两腮凹陷，已谈不上红脸。
我同她一起艰难地走出来，
替她挡着风——那是风雪交加的夜晚。”

“你恨我吗？我先说了你爸爸？”和芳芳好起来之后，她曾这样问我。不待我回答，她又急急地说：“别恨我，好吗？你瞪起眼睛好怕人的，那天我害怕了，才那样说的。那样不好，对吧？人不该惹别人伤心……”

“别人？”我又一次被震动了。这个淡黄头发瘦瘦的小姑娘，教会了我多少东西呀！别人也是人，而且是和你一样的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这样想着别人，生活不是会减少许许多多的悲剧吗？可是妈妈就不这样想。正是因为妈妈的缘故，我才用我并不悦耳的嗓音唱起了一首绝不是为了欣赏的歌……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顺着院子的那条绿色的河，我一边

走，一边哼哼着。经过芳芳家门口的时候，心跳得更乱了，熟极了的歌词也忘了，就连那用尽全力才勉强哼出的曲子也是颤悠悠的……

“嘻嘻，你哪像个游击队呀，活像个挨大刀的日本鬼子。”一出门，芳芳就笑起来。

“还不是怪你，我说我不会唱嘛。”

“吹口哨你会吗？你吹口哨吧。”

“不会，妈妈不让学，说是二流子。再说，吹啥好呢？”

“咦，你还会唱别的歌吗？”芳芳满怀希望地看着我。

“我……就会唱忠字歌和语录歌。”

“我，也是的。”我的沮丧使得芳芳也沮丧起来。闷头走出好长一截路，她才拉拉我的衣襟：“那你还是唱你的大刀吧，反正又不是让别人听的，对吧？”

“嗯。”

“还是我这主意好吧？”

“就是就是。”我真佩服芳芳了。

那天，我和芳芳一起由学校结伴回家，在院子门口被下班回家的妈妈看见了。“过来，你咋这么贱？和谁玩不行，偏偏缠上她！”我还没醒过来，就昏头昏脑地被妈妈撵进房里，糊里糊涂地挨了一巴掌。我委屈得很，拧着脖子举起来。“没人玩就不玩！反正不许你和她玩！她爸爸是个啥货，你还不知道？！”我想再举两句，看着妈妈那张气冲冲的脸，又把话咽了回去。我怕妈妈，但更怕孤独。总是一个人来来去去，没有太阳的时候就连个影子也没有，还不如死了的好呢。我悄悄地找到芳芳，和她一起钻进密密的葵林里。“咋办呢？妈妈不让我找你了，咋办呢？”芳芳很纳闷儿：“为啥？我爸爸都没让我和你划清界限呢！”说真的，我也费解得很，她爸爸没让她和我划清界限，而且，每次上她家，她爸爸都是笑呵呵的。为了这个缘故，我早就忘掉了以往的不快，开始喜欢他了。 “可现在该咋办呢？”我看着芳芳，就像看见什么救星一样。“咋办呢？”她咬起嘴唇，喃喃着。我知道，她也孤单得很，尽管我们曾并排站在一起，互相

郑重地当着许多人的面替对方说清了冤枉，但还是没人和我们玩。“那你就别找我了。”她看了我一眼，又垂下头。那是双怎样的眼睛哟！“人不该惹别人伤心”，不知怎的，我突然记起芳芳说过的话。也就是在这个瞬间，我在心里暗暗发了誓，不管怎么样，我再也不会让人用这样的眼睛看我了。冲动中，我一把拉过芳芳的手：“不，我还找你，天天找，我才不怕我妈妈呢。”“真的，你不怕你妈妈？”那双眼睛又抬起来，还闪着些晶莹的泪花。“我，也怕的……”面对着这样一双眼睛，我怎能光说大话不说实话呢？我告诉芳芳：“我不知道我喜欢不喜欢我妈妈，反正，我总想着老家的外婆，外婆可好啦。”“我爸爸也不喜欢我，听妈妈说，一生下来，爸爸听说是个女的，连看都不愿看。唉……”“别哭别哭，上学我还来叫你，听到我咳嗽，你就出来，我在院子外面等你，好吧？”我为自己想出的这个主意得意了，不禁笑起来。芳芳也笑了，说：“你唱歌吧，咳嗽多难听呀。”“唱什么呢？”“唱……‘新的女性是觉醒的劳苦大众’，好吗？”那双总显得怯生生的圆眼睛此刻满是甜甜的笑意。“那是女娃子唱的，我才不要唱呢。”于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今天便第一次颤悠悠地响在小院绿色的河岸边……

“哎，今晚我家要给葵花地浇水呢。”在校门口分手的时候，芳芳很神秘地对我说。

“浇呗。”

“我给我爸爸说了，让我看水。”

“看呗。咦，有啥看的，打开水龙头，接上皮管，让水流去就是了，看啥？”

“那可不。”芳芳脸红了，不再看着我，急急地说，“你也来，悄悄地，噢？”

“嗯。”想也没想，我随口答应了。看看她，我又有些奇怪，“你脸怎么那么红？”

“晒得呗。你少看我！”转身随着一阵轻盈的脚步声，她跑远了。扎在淡黄的头发上的红绸子，就像两朵燃烧跳跃的火苗儿，在阳光下闪

着，跳着，我的心也在跳……

星星一颗接一颗地亮了，月亮也出来了。透过参差的葵叶的缝隙，星空显得那么神奇、姣好。我刚猫腰顺着水渠踏上芳芳家的地畦，便看见一双融着星星的眼睛。那眼睛迎着我：“来，坐这儿。”

夜，好静呵，静得我们彼此可以听见自己的和对方的心跳。我没有说话，芳芳也没有说话，我们都不想说话。轻柔的晚风掠过葵林，满世界只有一片轻柔的沙沙声和一片更为轻柔的汨汨的流水声。坐在地埂上，如同乘着一叶小舟，正顺了一条浓绿的稠得流不动的河，悠然地飘呀飘……伴着凉爽的风，伴着银白的星，伴着金黄的月，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芳芳。她脸上的神情是那么奇特高雅，超凡脱俗，使我觉得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正顺了泡在水里的脚往上升，往上升……被那种既甜蜜又陌生的感觉折磨着，我禁不住全身都微颤起来。

“你咋的啦？”芳芳奇怪地望着我。

“我想死，真的。活着真难，也真苦。那么多人只要愿意就能打你，骂你，你还不能还手，日子好苦哟……”说着话，我忍不住哭了，可还不敢放开声音，只得拼命地用手捂住嘴——要是让妈妈听见，又该叫回去睡觉了，那多惨啊。我愿意就这么一直坐下去，坐下去，只因为我置身在一片温馨的翠绿中，只因为身边有了她……

“活着多好呀。长大了就好了，长大了就好了。”哭了一会儿，心里好过多了，我抬起头，只见芳芳正忘情地喃喃自语着，两行晶莹的泪花顺着脸颊悄然而下。我小心地摇摇她，她才回过神来。抹去脸上的泪，柔软的鬓发蹭得我脸颈直痒痒。“你信不，等我们长大就好了？”

“信的。”我重重地点点头。

“长大了你还对我好吗？”

“那当然。”我没有丝毫犹豫地脱口而出，“那当然。”

“嘻嘻，还是活着好嘛。”她笑了。泪花还在眼眶里转圈儿。

“嘻嘻。”我也笑了。只觉得心里甜甜的，暖暖的，又是沉沉的。

我要好好地活，为了她。